

我和老鼠的战争散文(大全8篇)

请示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可以提高个人能力和自信心，拓宽自己的思路和视野。在请示时，我们可以主动询问上级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注意或补充的事项。您好！我公司计划进行一次市场调研活动，以了解目标群体的需求和偏好。请您批准我们的调研方案和预算，并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以确保调研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感谢您的支持！

我和老鼠的战争散文篇一

9月20号，老妈打电话来问我今天有没有吃点好吃的，恍惚间，我觉得好像是个重要的日子，没错——老妈老爸结婚二十周年。这意味着我和老妈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十九年了。凭我对历史的了解，好像没有哪场战争能持续得了这么久，就算是震惊海外的特洛伊“木马之战”不过也只有十年，一句话“那些简直弱爆了”。

1993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米国在中东打了几场现代化战争，苏联已经解体，两级格局渐渐被打破。国内有了新一代领导班子，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不过这些对于我来说好像真没有下面这件事重要，这年的10月19号，我，出生了。印象中，当时呢……好像呢……好像真没有印象。不过据老妈说：“我出生时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些天降祥瑞啊，乌云盖顶啊等等不寻常的天气现象，只不过是一个东北秋天在平常不过的‘秋高气爽’。”可见，我好像不是自恋时自己想的那种大人物。那时的老妈还很年轻，二十五岁对一个女人来说大概是最好的年龄段之一了。我呢，躺在老妈的怀里除了有点胖意外还相当健康。就这样，老妈花了三十二块八一辈子最辛苦的那十个月换回了一个她后来才发现不怎么听话的我。当然，我和老妈的战争也就此开始了。

童年的时光对我来说，天真，快乐。犯错时当然更少不了老

妈的特殊照料。在老爸单位分的职工住房里“硝烟”四起，几栋现在看起来已经变得有些旧的楼房里住满了老爸的同事，上下级，他们是我的老邻居，在当时如果他们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听见从我家传来的哭声，那么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搬走了或者出去旅游了。印象中（这次我就真的有印象了），凡是家里有的，老妈可以轻易抢得起来的东西或多或少都与我的臀部有过亲密接触，衣架、苍蝇拍、书、擀面杖……种类齐全，至于形式不外乎是大家所熟知的女子单打，混合双打几个类型，挨打的理由呢自然是纷繁复杂：吃饭时老爸老妈说话我插了句嘴就一定会被筷子敲几下脑袋，弄脏了刚买的新衣服等等。毕竟，老妈一直以“棍棒出孝子”为信条。总之，战争的初期，由于我方实力太过弱小，无法形成战斗力，一部战争的血泪史不可避免，小孩子挨了打会哭、会求饶更是再正常不过，于是签订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无可厚非，比如：不许对老妈说谎（好像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不许说脏话，去同学家玩8点以前必须回家……割地赔款的例子太多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这之后老妈好像真的达到了她的目的，我好像也真的养成了一种习惯。导致现在的我一旦做成了某些事，老妈总会得意洋洋地唠叨个不停，臭小子，要不是当初老妈怎样怎样严格要求，你会有今天怎样怎样的成就么？此语一出，就算我心里再怎么不服，但是嘴上真的无言以对，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成就和严格要求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人在小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问给自己父母，我也不例外，只不过我的问题别人好像都没问过，似乎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表情严肃地问老妈：“老妈，我是您亲生的么？”尽管问过之后，少不了一顿数落，但我还是觉得这样最基本的`问题还是搞清楚了好。

时间在这样的战争中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上中学了。中学时代的我变得像现在一样又高又壮，个子从1米55飙升到了1米81，体重也在八十公斤以上，逐渐的我开始发现，老妈的武器已经不那么强大了，咱们的防御工事已经足够强大，虽不能做到拒敌于千里之外，但是让敌人杀我一千自损八百并不难。尤其是老妈用巴掌打我的时候，好像她比我更疼。就

在我觉得自己可以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老妈完全转型了，从过去喜欢和我短兵相接的武将一跃成为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帅才，于是我变成了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彻底土崩瓦解了。这个时代的战争，老妈不再与我打歼灭战而变成了难缠的论持久战，外加上老妈上学时读过两年的青少年心理学，这可成了她制胜的关键。刚上初中时，我有两个星期左右完全心不在焉，老妈不知道用了多么复杂的推理得出了自己的答案。于是在一个还算美丽的下午，老妈突兀的问了我一句“臭小子，说，是不是有喜欢的女孩了。”“有！”我点了点头。天地良心啊，我当时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再者我一直就没有骗老妈的习惯，这么重要的事竟然脱口而出，要是换成现在估计我不会那么果敢。话一出口，我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对，也不敢再开口说话，着实惊出了我一身白毛汗。老妈此刻却反倒比我坦然许多“有就有呗，紧张什么。”话说她后来居然还教了我许多赢得女生芳心的方法，我的心理防线顿时土崩瓦解，原原本本的把所有情报透漏给了老妈，简直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真难想象我当时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会把其他人眼里这么机密的事告诉老妈。不过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们真的无话不谈，事情蹊跷就蹊跷在这儿了。每当问老妈，当时为什么不怕我会因为早恋耽误学习时，老妈的脸上会露出一副一切尽在掌控的样子：“小伙子，你要学的多了，这叫开明，懂么？”对此我表示很无奈，但是没办法，老妈就是这样，她真的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一切都顺着她的意思来。当然，心理学也没有那么神，只要你稍稍一用心根本就不会奏效了。上高中以后，我有段时间开始油盐不进，任凭你说破天，你说你的，我玩我的。本以为这回老妈没什么办法了，谁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学校考试一旦出二百名，对不起，当月的饭钱立减一半，五百块的饭钱剩下了二百六。第一周那是神一样的生活，后三周变成了狗一样的日子，一天三袋方便面的日子真的不好过。就这样，老妈又赢了，尽管，过程中我和她互有胜负，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上了大学，没有了那么繁重的课业压力，本以为我和老妈的战争会告一段落，不曾想我们的战争还在继续，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我还是我，有点小脾气，有点小特立独行，有点小不着调。老妈还是老妈，看到一点点不好会毫不吝惜自己的唠叨，觉得我应该做的就一定会阐明利害。上学期寒假回家，我用自己赚的第一笔钱请老妈老爸吃饭，席间迎着光看见了老妈两鬓的青丝已变成了白发，老妈老了，四十五了，为了和我有一点共同语言还坚持玩着60后不是很懂的人人和，每次离开家嘴上说不想我，仍然会看着火车走很远才会离开，电话里不停的挑三拣四，可一个星期没有电话回满世界的找我。我也开始明白，有一种关心必须要用唠叨来表达；有一种呵护必须用适当的责罚来给予；有一种爱源自母亲，它真的很伟大。我和老妈的战争进行了这么久，我才发现这就是老妈，一个当儿子的需要体会很久才会真正懂她的老妈。这学期的每次电话看起来没变其实已经变了好多，尽管天气变化时对老妈的一点点关心口气里还带着些许责备，可从老妈的声音里听得出她的欣慰，还记得这样的对话：“老妈”我的表情戏谑有点没大没小的意思：“趁我不在家，多吃点好的，别咱这仗没打完，您来了个体力不支。”老妈自然不会服输：“臭小子，早晚老妈会让你知道，姜还是老的辣！！！”

我和老妈的战争还在继续，不过，我很享受它。

我和老鼠的战争散文篇二

我曾经很喜欢写日记，断断续续的收藏了八本满载的喜怒哀乐。我更喜欢写小说，灵感突来就会埋头去写，不闻窗外之事了。有时翻看自感孤芳自赏的味道，索性不去看也不去写了。可是总有寂寞难耐提笔一诉的冲动，就是想，就是喜欢和文字打交道。如同朋友们喜欢打麻将整夜奋战，而我能写一夜的文字乐此不疲。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稿子，书籍，日记本引起了我的邻居们的兴趣，这让我惊慌失措。

于是引起了我与它们的战争。我家在农村，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自家的房子几次修整，施工初期就要把屋内的柜子倒到外面去。我把书籍和稿子藏宝似的收拾起来，唯恐风吹日晒受了伤害。也许老鼠夜夜陪我咬文嚼字偷学了不少精华，成了爱书如命的瘾君子。它们趁我施工期间光临了我的书柜，并且在里面安家落户大模大样的过起了它们的小日子。

等我发现时，它们四散奔逃，全然不顾它们可怜的女儿们。那是一窝肉乎乎吱吱叫的小老鼠留在柜子里，为它们父母的罪孽还债。书籍和稿子糟蹋了不少，庆幸的是日记本逃过此劫。第二次装修房子是几年以后了。又是翻箱倒柜地折腾，把自己的宝贝挪来挪去。老鼠没有得逞，可还是在施工期间丢失了一些。这次的老鼠们住进我的衣柜里安营扎寨，那些多年保留的衣物被洗劫了。

我想尽办法展开灭鼠大战，粘鼠板老鼠夹放满各个角落。起初颇有成效，后来它们有了反侦察能力，无论你怎么安放它们都绕行而过。为了不再让它们进入房间，我养过猫。养猫自是有乐趣的事，它会像孩子似的和我逗。我好吃好喝的喂大它，却发现如今的猫是不抓老鼠的。还不如院里那条狗，见到老鼠拼命地追，拼命地叫。不抓老鼠也就罢了，可它会偷吃；偷自家的没关系，可它还会偷别人家的；最让我难以启齿的'是它偷情，并且一偷便上瘾追随它的多情猫一去不回头。

这让我更恨那些躲在角落里偷笑的老鼠了，偷吃我的粮食也就够了，偏偏装成爱文化的道貌岸然之徒掠夺我的精神财富。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疯狂了，不但猫给老鼠当伴郎，老鼠还会偷食精神食粮了。自从我买了电脑，心里放松了许多，我可以慢慢把宝贝整理出来，然后放进我的笔记本里。只是和老鼠的战争真的能结束吗？对于国家有窃国之鼠，对于家庭有偷粮盗米之鼠，对于人有偷情掠心之鼠，而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鼠辈盛行的世界呢？我想这该是哲学界的命题了。

我和老鼠的战争散文篇三

昨晚，我家进入了一只大老鼠。这是我们家搬进小区十年以来头一回发生老鼠进屋的事。

因为我们家住在五楼（准确的说是六楼，因为地面一层当杂物房，不纳入编号），自认为老鼠完全没有必要上到五楼来的，它们在下面几层活动就足够了。而且整栋大楼的外墙都贴上瓷砖，光滑铮亮，老鼠是爬不上来的。十年来的每一个晚上，我们都能安宁的睡觉，从来就没有过一丝防鼠的忧患。我们内心很感谢楼房设计者的高明，同时还庆幸能够住得这样高。

昨晚，自从发现家中进了大老鼠的那一刻起，家中的气氛立刻起了变化。家中所有的人惴惴不安起来，个个心中好像都塞进一些什么说不清的杂物，从表情上都互相看出隐约的一丝不快。

我心中以智者自居，心里暗道：“有智慧的人能够处事不惊、临危不惧，我们这点老鼠进屋的事，能算什么事吗？这还放在心上，真有事来怎么受得了呢？我们大概是养尊处优惯了吧，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太脆弱了吧！”于是我躺在沙发上，连翻了两次身，一声不吭，其实也是闷闷不乐。

妻见我如此，不满道：“一个大男人！一家之主！像个女人婆！遇事不早作决断，后患无穷！”

我一听这话就来气了，用生硬的口气驳斥：“你才是真正的女人婆！一只老鼠进屋，这算事吗？用得着这般大惊小怪、唠唠叨叨的！”

妻更恼了，大声道：“难道你要让它把它的一家老小都带来，再让它在家里生出子孙来才去管的吗？”

我也生气了，“吵什么吵！小题大作！我又不是猫！我是猫不抓老鼠，你责备我才有道理！”

妻见我真的生气了，才压低了声音，小心地说了一句：“跟猫差不多！”

我装做听不见，强忍心中的火气。

大家沉默了一会，彼此的气都消得差不多了。我问她：“依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们把它围堵，只要把它赶进厨房里，关起门来。”妻认真解析说：“那里空间小，我们几人一齐动手，它能跑到哪里去，准能把它打死！”

“不妥！不妥！”我连忙摇手道：“你不听说过‘狗急跳墙’的话吗？把它逼急了它会咬人的。”我顺便将农村里关门打狗被狗咬死、杀猪不死被猪咬伤的故事说了一遍。我接着说：“任何动物，当它的生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会作出殊死搏斗的！”

妻听了，有些害怕了，大家沉默起来。

夜深了，我安慰她说：“睡了吧，明儿我自有办法。”妻觉得这才是一位丈夫应有的气质。

这一夜我们都没有睡稳，彼此都发觉对方辗转反侧的不安。

突然，我们都听到了厨房有掀翻锅盖的响声。妻“唿”地跳下床去，急急跑到厨房边，“砰”地关紧了厨房门，将那老鼠囚禁在厨房里了。妻回来说：“这几天我们家就吃食堂，把它饿死、渴死在里边！”

我很瞌睡，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好啊。”就睡着了。

真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一夜，我做了几个梦，梦梦与鼠有关。我做梦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捕鼠工具，做梦跟老鼠周旋的各种情形屡屡失败的苦恼。

我在天亮醒来时，回忆起夜间那些错综复杂的梦，隐隐感到一丝悲哀。心里在想，“我啊我！心理承受能力实在太脆弱了，只因未经过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就这点老鼠的小事，也弄得睡不安稳，还做了那么多的苦恼梦，真的大事来了，心理又怎么经受得起呢？”

由于不能开厨房的门，早餐就在食堂解决了。妻有些不悦，去单位自觉加班去了，家人也愿意在外面走走看看。唯我独自回家，因为昨晚我许了诺，说了“明儿我自有办法”的话。

回到家，我又躺在沙发上，静静地想办法。我想出了好多捕鼠方案，但那些方案执行起来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都要做一些工具和找到一些材料才行。想着想着，我渐渐觉得为难起来。

然而我想，凭我这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凭我读那么多的书，我不会束手无策的，事情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再说了，几十年来，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我又充满了自信，决定要用我的智慧，把这厨房的老鼠消灭掉。

我轻轻地打开厨房门，进到里面去，然后把门反关起来。这时厨房里只有我和老鼠了。

我轻轻地移动锅碗瓢盆等等杂物，要确认老鼠是否还在里面。当我移动到小石磨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跟着移动。我定睛细看，啊！一条手指大小、筷子一般长短的尾巴从小石磨边露了出来。“天呀！这家伙准有一斤多重的！”我不由得心跳起来，“对付这硕鼠可得小心，决不能给它咬了！”

我停止了移动物件，静静地一边观察，一边想办法。心里说：“强行扑打是下策，‘投鼠忌器’嘛。乱捅乱赶也不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何况这时我与硕鼠周旋于只有三四平米的空间。”

思犹未了，情况忽然有了变化。那硕鼠忽然转头走了出来，它的全身完全暴露于我的视野。我心里“格登”了一下，“天呀！有手臂般大小！起码一斤半以上！”只见那硕鼠面对着我，鼓起两只黄豆粒大小的眼珠。在窗口光线斜照下显现出红色的那对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使我有些发怵。我的第一反应是沉住气，别乱动。

我象木头人一样，纹丝不动地盯着它，它也纹丝不动地盯着我，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十多分钟。我一边静静地观察，一边想办法。也许它也象我一样，也是一边静静地观察，一边想办法。

我慢慢觉得它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哀求。我还发现它的胡须不断的抖动，这使我更加相信，它没有反抗更没有攻击我的意思，而是充满恐惧和哀求。这时，一丝怜悯之情从我的心灵深处渐渐地放大，隐隐渗透我的脑海：哎，我的身体比它大上百倍，它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怎能不哆嗦颤抖呢。如果双方的势力置换过来，我也会哆嗦颤抖的。我面对如此的弱者，真不忍心加害。

我正在胡思乱想之中，忽然一串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对敌人手软是愚蠢的、对敌人慈悲就意味着背叛！”

我开始犹豫了，但是，我又再一次看到它那充满了恐惧和哀求的眼神，再一次看到它那不住抖动的胡须。

我又犹豫了，我想，它不是敌人，它原本不是要害我而进屋的，而是为了养活它的性命而进来觅食的。它与人一样，为

了不饿死，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冒险。想到此，我彻底打消了杀死它的念头。

于是，我还是象木头人一样，纹丝不动地望着它。我决定要稳住它的情绪，设法排除它对我的恐惧。我用慈善的眼神告诉它，我并不想杀死它，只要它离开这里就行了。

我故意慢慢地动了一下手，它开始做出躲避的准备，然而它见我的动作并没有对它构成危险，所以它没有移动，还是呆呆地望着我。我又故意再次动动手，这回动作加大了一些，它见到我还是没有对它构成危险，所以还是没有移动，依然呆呆地望着我。

我多次重复这样的动作，并一次次地加大动作的幅度，它还是没有发现我加害于它，于是，它确信我不是它的敌人。它的胡须不再抖动了，它的眼神变得温和和安定。

后来我索性站起身来，我的身形对于它来说，突然变得十分的高大，可它还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我，好像它相信我会妥善处理它似的。又好像它在捉摸，看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决定打开灶台上的窗口，然后引导它出窗外去。于是我移动脚步，去推开灶台右边的窗门。窗门的运动，发出“唛啦啦”的响声。我一边开窗一边看着它，它并没有被响声惊动，只是向上抬抬头。

我回到原位，对它摆摆手，它还是不动，我“唛—唛—”地发声，它这才缓缓动身，爬上米缸，然后从容地爬上灶台。然后，它开始寻找出路。可是它却老是在左边的窗口徘徊，因为我并没有打开左边的窗口，它总是找不到出路。它有些急了，用不解的目光望着我。

我本想再去打开左边的窗门，但是如果这样，势必与它近距

离接触，这可能会引起我要加害于它的误会，怎么办？我也有些急了。

它还是用不解的目光望着我，好像很无奈，我顿时觉得它有些可怜。我忽然下意识地用手指了指右边的窗口，并对它说：“过那边去呀！过那边去呀！”同时，我觉得我真可笑，它哪会听懂人话呢。

使我很诧异的是，它好像真的听懂我的话，它看了看我的手势后，竟然真的向右边窗口爬去。

当它爬到右边窗口之后，好像是绝处逢生而突然兴奋起来。只见它弓身一跃，箭一样地跳下楼去。“哎呀！”我惊叫了起来。我原以为它找到了窗口，会沿着墙壁慢慢爬下去的，谁知它却跳下去。

须臾，楼下响起了“扑嗒”的一声，我急忙将头伸出窗外观看，只见楼下的水泥地板上，伸长躺着那只老鼠，它一动不动的。我在这六楼之上往下看，头顿时有些眩晕起来。

我镇定了心神观看许久。忽然，它慢慢地动了一动，过了一会儿，又动了一动。后来它慢慢翻过身来，十分吃力地向草丛深处爬去。

妻回来了，我把这段故事向她演说了一番，她没有怪我不杀死它。可是她说：“它没有死，它一定会教育它的后代，以后千万不要进入这家的屋子了！”

我说：“它不会那样教育后代的，它会这样说，孩子，人类并非有意伤害我们的。”

我和老鼠的战争散文篇四

一个农民家里有很多老鼠，经常偷吃粮食，破坏东西，为此

农夫甚是烦恼。于是，农夫一次到集市里弄来了只老黄猫。老黄猫还真是尽职尽责，收获也不小，每天都能逮住好几只。

一天，一个鼠妈妈带着她的一个孩子出去，不巧正遇上了老黄猫。老黄猫一下子冲上去，“自己送上门来了，哈哈，你们这些混蛋小偷！”鼠妈妈见老黄猫那双瞪得像灯泡的大眼睛，直向他们扑来，吓得简直快要死了。她搂着自己的宝宝，哆嗦不停。最后，见无路可逃，她忐忑地哀求到：“猫，猫大姐，您发发慈悲！放，放过我的孩子吧！他还那么小，也没有偷吃过什么东西。求求您了！我来做您的美餐，就吃掉我吧，求您放过我的孩子！……”。

想到这儿，老黄猫转过头去慢慢地走了。

寓意

任何一位母亲都会为自己的孩子舍得一切，在最危险的时候用自己的一切保护自己的孩子，并会令人感动。

我和老鼠的战争散文篇五

汤姆靠坐在墙边晒着太阳，旁边是杰瑞的老鼠洞。老鼠洞的门口放着一块奶酪。奶酪下面的老鼠夹早已不翼而飞了。

杰瑞也老了，怕伤到杰瑞。

老迈的汤姆靠着墙根晒着太阳，又开始幻想着抓到杰瑞后要怎么处置它。

“先摁住它的尾巴，让它跑也跑不了。然后狠狠的教训它一顿。”该怎么教训它呢。

汤姆犯了难。杰瑞老了，身子骨没有以前硬朗了，汤姆怕伤到杰瑞。

“就用尾巴轻轻的抽它两下吧，就两下。”汤姆想到了解决办法，满意的点了点头。

暖洋洋的阳光照在了汤姆身上，汤姆觉得有些疲惫，于是汤姆就这么睡着了。

汤姆又变回了曾经的那个充满活力的汤姆，那个充满活力的它又和年轻的杰瑞两个人在一起玩闹。它还梦到了年轻的女主人，女主人虽然严厉，但是总会为它们两个收拾残局，虽然那时候总被杰瑞戏弄，但汤姆始终觉得那是它过的最充实，最快乐的几年，汤姆梦到了它和杰瑞互丢爆竹的时候。

老迈的汤姆虽然睡着了，但是脸上仍然勾勒出一抹笑容。

汤姆睡醒之后发现它身边的奶酪不见了。

“一定是杰瑞。”汤姆想。以前杰瑞就总是趁着汤姆睡着之后去厨房大吃大喝。回老鼠洞的时候就总会顺便把奶酪也一并带回去，以此来挑衅汤姆。

可是汤姆注定会失望的，并不是杰瑞，而是老狗斯派克的儿子泰克。

老狗斯派克在去年就死了，它的儿子泰克也长大了，恶劣的他以戏弄老迈的汤姆为乐。

老迈的汤姆早已追不上年轻的泰克，但它还是锲而不舍的追着泰克，即使汤姆也知道它根本无法追上泰克。但奶酪是它给杰瑞准备的。除了杰瑞谁都不能动。

泰克玩够了，它把奶酪还给了汤姆，只不过它没有把奶酪交到汤姆的手上，而是拍到了汤姆的脸上。那份早已变质的奶酪被扔到了汤姆的脸上，还好汤姆的嗅觉早已退化，否则这将会是对汤姆嗅觉的又一次摧残。

主人又看到了任性的泰克在欺辱老迈的汤姆，但她管不了，她也不想管。女主人也老了，即使她想教训泰克也有心无力。

奶酪已经被毁了，汤姆只好去厨房再拿一块奶酪。

汤姆到了厨房，它打开了冰箱，发现一只老鼠正在里面大吃大喝，姿势动作和杰瑞一模一样，汤姆又发出了它那标志性的狞笑声，想要抓住杰瑞，然后就像它想过的用尾巴抽它。可是汤姆的手还没伸出去就已经停下。

那是一只灰老鼠，它是泰菲，不是杰瑞。

杰瑞收养的那只小老鼠泰菲也已经长大了，长到杰瑞那么大了。

而汤姆全都想起来了，它已经两年零六个月零五天没见过杰瑞了，奶酪也放在老鼠洞门口好久了，早已变质。

杰瑞可能早已老死在某个老鼠洞里了。

汤姆都想起来了，但它还是从冰箱里拿出一块全新的奶酪。汤姆不愿意相信那个活力四射的杰瑞悄无声息的死在某个老鼠洞里。相比之下它更愿意相信那个机灵的小老鼠早就发现了奶酪已经变质了，所以不愿意为了一块变质的奶酪和汤姆大动干戈。

汤姆把新的奶酪放在老鼠洞口，下面依旧不设捕鼠夹。

它还是怕伤到杰瑞。

老迈的汤姆依靠着墙根坐下，旁边是已经朽坏的老鼠洞。

汤姆又睡着了，老迈的它开始变得嗜睡。

汤姆又一次梦到了当年的那段日子。

那段和杰瑞每天打闹的日子。

阳光照在汤姆的脸上，汤姆的嘴角微微上扬。

我和老鼠的战争散文篇六

老鼠没了。当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电光火石般一闪而过后，我不由得笑了。这真是个奇怪的念头。它是怎样从众多可供思考的问题中脱颖而出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就像沉沉暗夜里突窜起的一丝星火，轻轻地灼疼我后，随即烟消云散。这的确是个奇怪的念头。老鼠没了，没了就没了，现在还有谁能想到老鼠，即使想到了，又有谁有闲工夫搭理老鼠。再说，老鼠没了，我们应该高兴。这个猥猥琐琐、尖嘴猴腮、贼头贼脑，形同鬼魅的家伙，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和它们斗争了多少年，多少辈，我们穷尽了浑身的解数，也没能把它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殆尽，相反却弄得自己精疲力竭。最后，我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容忍它们和我们和平共处。

可是，我不见老鼠的确有许多年了。

以前，老鼠到处都是。村子里，院子里，屋子里，随处可见它们鬼魅般的身影，它们的数量之众，声势之威，气焰之嚣张，俨然它们才是村子里的正式村民，院子里的真正主人。话又说回来，也许在很早以前，这里的确是老鼠的一方世外桃源，它们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自由自在地玩耍，甜甜蜜蜜地恋爱。直到有一天，人类的脚步涉足这里，发现这里沃野平畴，有风有景，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他们建起了房子，砌起了围墙，这里便形成了一个人烟攘攘的村庄。显然，在智慧的人类面前，老鼠无疑是渺小的，但是，面对自己家园的沦陷，它们开始了反击，而咬碎衣物，啃食家具，盗取粮食，抓捕幼雏，惊扰睡梦，则是它们反击的具体形式。

小时候，我家住的是三间土坯房。不光山墙隔断是土砌成的，连屋里的地面也是土夯的。屋中间是掏炉灰用的炉坑，连着炉坑的是一盘土炕，土炕靠边的地方是一垒烧水做饭的锅灶。吃水的水缸立在门后面，正对门的是一张红漆斑驳，伤痕累累的八仙桌。除此之外，屋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装饰品。那时候，唯一吸引我的是头顶上方的顶棚，那里成了我仰望的天空。顶棚是用质地粗糙、颜色发灰的草纸糊上去的，那上面印着并不十分清晰的向日葵。但在我看来，它们就是一盏盏的小太阳，低悬在我的头顶，把原本黑暗潮湿的小屋照得光鲜明亮起来，同时，也照亮了我的每一天。有时候，我会拿出纸和笔，照着它们的样子画下来，就像画出了自己心中神圣的太阳。

傍晚，随着太阳的落山，屋里的小太阳也渐渐地熄灭了，屋里陷入了夜的海洋。我们吃过晚饭，早早地躺下。就在我将睡未睡之时，从顶棚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我警觉地睁开眼，问旁边的母亲：“什么声儿？”母亲说：“是老鼠。”“老鼠怎么上去的？”“它们哪儿上不去？”母亲狠狠地说。我却再也睡不着了。显然，老鼠把我家当成了二层小楼，我们住底层，它们住上层。同样的，这也是老鼠的报复行为，而且这次更加疯狂与恶毒，它们踩在了我们的头顶上，它们正“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即便这样，老鼠在上面一刻也不消停，它们把顶棚当成了健身的运动场和休闲的舞厅。一会儿“哒哒哒”，来了加速急停，一会又“哒、哒、哒”，走上几步慢三快四。而且，它们有极强的耐心和旺盛的求知欲，不时的还“吱吱吱”的交谈几句，探讨一下得失与收获。我蜷缩在被窝里，把自己蜷成一个球。我想，那时我一定做过这样的梦，梦中，我仰面朝天正对着的顶棚被老鼠不计后果地瞪破了，无数的老鼠像从天而降的冰雹，“哗啦啦”地倾泻下来，全部砸在我的身上，然后，它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我。它们钻进我的被窝，啃食我那臭味熏天的脚趾，就像忘情地啃食色香味美的猪蹄。我会在无限的惊恐中，“腾”地坐起来，大声地呼救，大把地流汗。

梦终究是梦，老鼠砸下来的场景并没有出现。这要感谢那看上去薄如蝉翼实则坚若蚕丝的顶棚纸。不过，老鼠还是在我熟睡之后下来了，它们是如履平地地走下来的。它们显然不满足于在我们头顶上的虚张声势，它们要近距离的进入我们的地盘，在我们的内部完成颠覆和破坏。这从早晨父亲懊恼地收拾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水缸旁边被刨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坑，坑边是一个细如齏粉的土堆，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美若花瓣的小脚印。灶膛口弯曲地扯出了一条胳膊粗的灰烬，真怀疑沉沉暗夜里，有一根未烧尽的玉米秸又偷偷地燃烧起来。炉坑里，掏炉灰用的的洞口已被堵得严严实实，地炉子上的炉火，由于呼吸受阻，已经奄奄一息。这些只不过是老鼠采用零敲碎打的办法，在炫耀它们的腿上本领。而八仙桌桌腿上弯弯如月牙的缺口和下面细碎的木屑，以及里屋地上磕得比人牙还要精巧的粮食皮和口袋上大如牛眼的洞，则完完全全展示了它们漂亮的嘴上功夫。

父亲小心翼翼地把黄色药水一滴一滴的滴在花生豆、苹果块和馒头屑上，这些平时我最爱吃的美味，就这样被父亲制成了致命的诱饵，它们又被父亲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鸡狗很难找到，而老鼠却经常出没的角落里。它们将引诱我们的敌人一步一步地走上万劫不复的道路。没过几天，反击就取得了初步成效。那天，我看到一只老鼠静静地趴在屋门口，一动不动。我使劲跺了跺脚，那只老鼠动了一下，开始支起四肢，撑起身体，慢慢地向前蠕动。蠕动，这是对于一个平时出没无常形似鬼魅的家伙，最大的侮辱。我意识到，它已经贪吃了父亲布下的诱饵，那些毒液正在它的身体里发挥致命的作用。它想逃离我的视线，它知道，在我面前意味着什么。但是，它每挪动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与缓慢，挪动时高高隆起的脊背，清晰地表明了它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没有再给这个即将死亡的敌人身上补上一刀。我是善良的，即使他或他们曾经有意或无意地伤害过我。我用铁锹把它铲起来，扔到了茅坑里，让它在比我那臭味熏天的脚趾，还要臭上百倍的茅厕里，体味生命最后的滋味。

老鼠一生都在经营着偷偷摸摸，蝇营狗苟的卑劣勾当，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跳梁小丑，能成为我儿时吟唱的主角。然而，我最初的音乐启蒙，又的确是从一首关于老鼠的歌谣开始的。歌谣是母亲哼唱给我听的。“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伴随着母亲深情舒缓的哼唱，我仿佛看到一只小老鼠偷偷地爬上了灯台，忘情地饮尽里面的灯油，然后，来到灯台边，左瞧瞧，右看看，前走走，后退退，怯怯的样子，不知如何是好。这真是一个又可爱又可笑的场面。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它们就像小时候的我，喜欢爬到高高的窗台上，想过早的欣赏外面的世界，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生存的理由，虽然它出生时就已携带了作恶的因子。

我不是一个喜欢杀生的人，直到现在，命丧在我手下的老鼠也屈指可数。能够记起的似乎只有一起，那是我参加工作，也就是我进入粮库后的第三年，即。那年夏天，懊热难耐，而正在法国如火如荼举行的世界杯，更是给那个夏天火上浇油。作为准球迷的我，几乎颠覆了那个夏天所有的黑夜与白天。就在这个时候，那只老鼠不合时宜地出现了。一天深夜，我正看得如痴如醉，忽然，从床地下传来了熟悉的窸窣窸窣的声音。本来，那点儿细小的声响并不能惊扰我的聚精会神。可恨的是，声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持久，显然，床底下的那个家伙已经失去了耐心，它准确地判断出，那晚我屋里的灯光又将连接上第二天的曙光。我不得不跳下床。床底下是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我的书，无疑，老鼠藏在里面。我被彻底激怒了。平时，我没有别的爱好，只喜欢足球和书，不想那晚，都被那个家伙一股脑地破坏了。我拉出箱子，倒出里面的书，那只老鼠赫然出现在眼前。那是一只小老鼠，和歌谣里吟唱的大小一般无二。可是我没有犹豫，我善良的底线早已被击破。很快，那只小老鼠便成了我刀下的鱼肉。那个夏天的夜晚，闪烁在我眼前的，除了球场的碧绿和足球的银白，还有一个弱小生命体内的腥红。

本来，那只小老鼠是可以逃过此劫的，前提是，它没有破坏

我的生活秩序。以粮库当时所具备的优越条件，它完全有希望像它的前辈那样，成为一只大老鼠，成为一只硕鼠，继而成为一只官仓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这是对它们最美的礼赞。它完全有能力像赞美诗中赞美的那样，长得硕大无比；并在我轻启仓门的一刹那，气定神闲地转过身来，傲慢地与我灼灼对视。可惜的是，它没有做到，因为，它在错误的时间，进入了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错误的事。在这一点上，与它的前辈相比，它顽劣有余而心智不足。它的前辈要比它聪明得多。它们不会不惊扰我的生活，或者说，我的生活，对它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它们的兴趣，讳莫如深却又昭然若揭。它们的眼神不好，鼠目寸光，但它们目力所及之处，全都聚焦到一个点上，那就是满仓的粮食。在它们眼里，一粒粒的粮食，就像一粒粒的金子，正放射着逼人的熠熠光彩。它们想要做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粮食堂而皇之的贴上自己的标签，顺理成章地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其实，完成这个任务，它们并未费吹灰之力。以它们在这个领域多年的浸淫，早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技巧。它们只是像穿着新装的皇帝那样，做了一个虚无的漏斗，让那些粮食像流水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流进了自己的口袋。接着，它们大手一挥，又轻描淡写地将其抹平；然后，再漏出，再抹平。寒来暑往，循环往复。一座原本坚若铜墙铁壁的粮食大厦，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被抽去了基石，一点一点地被扯断了筋骨，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座危房，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暴风雨的猛烈袭来，这座曾经披着华丽外衣，令无数人羡慕的建筑，最终轰然倒地。在腾起的滚滚烟尘中，我似乎看到无数戴着面具的老鼠，正露出狰狞的馋笑。

蝼蚁虽小，尚有溃堤之力；些小鼠辈，自有掘空之能。唏嘘之余，真希望老鼠真的没了，然而，老鼠真的没得了吗？我不禁茫然。

我和老鼠的战争散文篇七

题记：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天天快乐一片文章引出红叶和雨滴的两篇文章，姑且算上我的第三个篱笆桩吧！

生肖选举前夕，猫兄邀我痛饮兼为明日之壮举庆祝。恐吃酒误事，吾于酒前服下解酒药。猫兄自持酒量过人，连干十大碗，遂酣睡不醒。

余彻夜难免。二更天，余潜上烛台，窥见老牛收拾包袱欲上南天门。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遂钻进老牛之包袱，搭上开往南天门的免费班车。吾等抵达南天门，已是四更天。钻出包袱，打探选举情况，四野无人？！于是乎，吾跃上了牛角，表演有史以来最完美的鞍马动作，刚好于最高领奖台处平稳落地！“聪明伶俐，状元之才！”而后裁判为我颁发状元证书，于世界电视台现场直播。一时间，声名远洋！

余本想荣归故里时，与猫兄分享此殊荣，无奈此君因吾未当其闹钟，间接使其落选，沦落到“猪狗不如”之地步，遂天天腰配砍刀，见吾便眼红。于是，吾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

自此，吾天天守在烛台前，念经诵佛。一晃十年，甚似一世！终感动佛祖。吾期盼佛祖授吾飞行绝技，佛祖一笑而过。吾正纳闷，小手于腮前做沉思状，而后扑腾两下，竟能飞翔，甚喜！今吾不必担惊受怕也！吾成为一只会飞的“油老鼠”！

古语有云：得意而忘形也！迎面飞来异类，典型的猫脸鸟身！见吾便追，气煞老夫！吾欲反击，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乎，吾又过上颠沛流离之生活。后经打听方知，追杀吾之杀手乃是“猫头鹰”！

吾又见佛祖，戚戚焉！佛祖手一挥，吾便进入六道轮回！我想今生不用再见猫矣！公鸡打鸣四更天！吾睁眼欲瞧新世界！

见吾被一人握于手中，上下左右随心所欲晃动，旁边一屏幕，美其名曰：电脑显示屏！吾赶紧跪下，五体投地：“感谢佛祖，吾以解脱！”适才完毕，闻一人语：“靠！这猫又坏了，掉网了！”

天煞的！晃过九世，还是与猫那斯栓在一起！悲哉！悲哉！

我和老鼠的战争散文篇八

今早偶然巧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激战，虽然结果是大家预料之中的。但是，作为忠实的观众，大家都配合的赞叹、惊讶、喊叫。声势之大，也的确壮观一时。

晨练回来的路上经过市场，顺便进去买了些菜，正低头往回走，看见一些人在围观市场侧面那家卖玉米饼子的。原以为他们和自己昨日一样，也是被饼子刚出锅的香味所诱惑了去的。可是，忽然听到一个成熟男人的声音传来“厉害！”

什么厉害？心里想着下意识的望过去。

正在这时，不知道是因为这声“厉害”还是什么原因，有更多的人也围了过去。透过人墙，饼子锅旁边一只头上有黄色花纹的猫，正在和一只喜鹊摆着打架的阵势。怀着好奇心，我也停下来加入了驻足观战的行列。

不知道喜鹊叼走了什么东西正在兴奋的往下咽。只见它仰着脖子一缩一伸，一伸一缩的表情。这应该是一只年龄不大的喜鹊，从头至尾羽毛上都透着一种油亮，在一起一落的短距离飞落的过程中更是干净利落。眼睛里透着一股似大男孩般的顽皮、不屑，骨子里还隐藏着那种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尽头。这个似大男孩的喜鹊完全一派爱谁谁的架势。

再看这只猫，一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全身的毛皮也透着一种年青的强健的健康之光泽。头顶黄白条的花纹衬托在一身

纯黄色的毛皮上，更让其在这春天里显得精神抖擞独具特色。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更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面前的挑衅者，随时找寻着下嘴抓攻击的时机。在它每次以离弦的箭冲刺的速度不断的扑抓中，眼睛里总透着一股怒气。“难道这块地盘是它的？它是这里的猫王？”心里掠过。

看来它真的被激怒了，通身都显示着一种霸气。

其实，这不是身体与力量的抗衡之战。是根本就相差悬殊的一场战争。虽然一个就是逮不到你就不服输的，暗地里叫着劲，一个更是蔑视的昂着头不屑。但服不服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赢的战争。毕竟一个长着翅膀，一个没有翅膀。在怎么有霸气，也飞不上天。唉！动物之间本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它们在怎么聪明看来也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想挑衅当然就有挑衅的资本。尽管注定了结果的战争，大家还是饶有兴趣的在旁边助威呐喊。

“啊”、“呀”、“抓住了”……忽然，大家惊呼一片。

我定睛一看，闪电的功夫喜鹊扑棱着翅膀玩了一个漂亮帅气的回旋，落在了旁边车行墙上悬挂的空调外机上了，大有“不在地上和你玩了的架势”。还好，就在那毫厘之间晃了大家的视觉，要不就是血肉模糊了。紧跟着，猫王也毫不示弱，一跃二纵三爬，一系列的动作完美无缺到了极点，在大家的眨眼间，它也扑上了空调外机。

“漂亮！”大家不约而同的继续喊。就差给它鼓掌了。

就在这一瞬间，喜鹊再次展翅。这次的起飞滑翔是直接登上了二三十米高的车行屋顶。屋檐上它似王子阅兵似的踱着方步，那架势除了挑衅还带了些讥讽的意味了。“你上啊，上来啊，有本事你就上来！”

对峙：一个仰头怒目，一个俯视顽皮坏笑。一个要吃掉对方的架势，一个是四两拨千斤不过逗你玩玩罢了的阵仗。

过了半盏茶的功夫，就连买菜卖菜路过的这群观战的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了的时候。只见这只猫王再次以其矫健的身姿从十五六米高的双层空调机上随着“喵”一声飞身而下，在众目睽睽下窜进了车行铁栅栏门后面的大院里去了。

屋檐边上的喜鹊王子看着战争结束了，叽叽喳喳一阵，好象在说“哼，跟我斗，你还嫩了点”然后一路唱着胜利的凯歌扬长而去。

围观的人，此时才余兴未消的一哄而散了。